



樟子松画廊

絮语怀

□武永杰

樟子松的色彩

走进大兴安岭,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樟子松不因季节变化而改变颜色,也不因时序更替而脱落枝桠。春天,它们悄然由黄变绿;夏天,它会用高大的躯干阻挡着雨水的冲击;秋天,草木凋零,而它却依然青绿,直到生命结束。

在樟子松林内,每一棵樟子松都是一道风景。它们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傲视群雄,有的婆娑起舞,有的如情侣相拥,窃窃私语,有的如母子相伴,满目亲切,有的如姐妹相聚,翩跹起舞,有的似兄弟比肩,互不相让。走进樟子松林,就像走进了连绵不绝的画廊,在似曾相识的树影中,我们努力寻着前世不解的缘分。

行走在安格利河的吊桥上,潺潺的河水冲刷着岩石,鱼儿在河里畅游,山雀在林中飞翔,青蛙在水底吟唱。多彩的蝴蝶翩翩起舞,轻薄的羽翼在花间闪烁,精致而典雅,唯美而圣洁。

我一次次地从花丛中跃入草丛中,在最鲜艳的颜色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我将震颤的双翅微微收拢,轻踏花蕊的细足,将清香立于颈项之侧,寻找生命中的美丽。霎时间,空中飞来一只、二只、三只……许多彩色的蝴蝶,在潮湿的空气中,它们彼此碰撞着身体,或窃窃私语,或谈情说爱,听风吹过河水的声音,看云穿过樟子松林的身影。安格利河的小木桥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成群结队的蝴蝶扑涌而来,像雨、像雾、又像花。

正当我陶醉之时,一朵乌云从西边翻滚着巨浪疾驰而来,太阳光将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收拢起来。刚才还是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不一会儿工夫,天空中飘起了雨滴。天空扬起了灰蒙蒙的水雾,樟子松林里弥漫着清新醉人的香气,它们在雨中颤动着挺拔的身姿,莫尔道嘎又呈现出一番雨雾迷蒙的韵味。莫尔道嘎林场那间潮湿的小木屋,一件件陈旧的羊皮袄,手工的拉锯,原始的测量仪,诉说着林场的变迁和改革的历程。莫尔道嘎在岁月的历练中,掌握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

安格利河静静向前流淌,樟子松一排排立于安格利河两岸的山峦之间,烟灰色的雾气笼罩林野,樟子松静立于漫天雨雾中,享受着细雨滋润的酣畅和快乐。雨后的樟子松越发苍劲,松林里万籁和鸣,犹如一场高雅的音乐会,小鸟在觅食,蝴蝶在翩飞,蜜蜂在采蜜,动物们都在寻觅自己的生活密码,森林里每一种动物在樟子松的庇护下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樟子松的妆容

林海荡漾,绿荫叠障。春天,北国大地一片青绿,莫尔道嘎的樟子松林仍沉浸在冬雪的氤氲中。细细的针叶和枝杈间悬浮着残雪的晶绒,随着风逐渐升高,枝杈上的残雪慢慢变得轻薄,融入了松软土地,化成冰水,在树根下形成了汨汨的小溪流,滋润了松下的松塔、草木和苔藓。在泥土的深处,植物在悄悄拱土发芽,有的已经露头,在杂草缝隙间张开黄绿的笑脸。许多不知名的小鸟在林间觅食,穿梭往来,为樟子松林平添了诗意。趁着春光温暖,樟子松林脱掉了白色的外套,奔赴一场盛大的原始草地的舞会。为此,樟子松精心打扮自己,以嫩绿的“冰魄银针”和云翼般的枝条,为春天呈上一道典雅明丽的风景。

5月的樟子松林散发着潮湿的味道,林间的每一寸土地变得啮软。樟子松林换上了青绿的衣衫,迎着阳光蓬勃生长。近年来,随着人们爱鸟护鸟意识的不断增强,从前罕见的太平鸟已开始频繁出现在樟子松林中。太平鸟抖动着俊俏的翅膀在林中飞翔,它们优美的体态,清幽的叫声,给松林平添了生趣。

夏日的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樟子松林,播撒到每一寸林地。从林里,每一片叶子上,透射出明丽的光斑,那是阳光的薄翼和淡淡烟岚。一段粗壮黧黑的枯木,横卧于林地之上。从它干裂的纹理上推测,它或许是被雷击倒的。不远处,有大量新生的树木,从被大火燃烧过的枯木灰烬上生长起来。火灾对森林的生长造成极大的破坏,然而,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樟子松林就这样历经劫难而不灭,殁于大灾而不朽,更替繁衍,沧桑变迁,到现在葳蕤丰茂,荫翳交叠,一派繁华。恢宏广袤的大兴安岭原始生态之美,在我们面前延伸。

林中的每一棵樟子松都被挂了牌,编了号,牌子上写着树龄、树高和胸径。樟子松与轻风对话,与蓝天共舞。醉人的风吹过丛林,樟子松轻轻颤动着枝臂,在一朝一暮里,深情地注视着彼此,它们用特有的方式传递着爱的密码。樟子松独立于岩石之上,从石而来,

附石而生,沧桑变幻,唯樟子松耸立山间,千年不变。

郁郁葱葱的樟子松弥漫着野性的味道。雨后的林地清澈明净,白色的蘑菇从疏松、陈旧的落叶层里钻出来。它们一队一队,一列列在树根下聚集,像害羞的少女顶着小伞挡着眼睛。成群蚂蚁结队而来,用不同的语言传递着信息。松鸡、松鼠在林间穿行,驯鹿、狍子在森林中捉迷藏。阵阵涛声从草原深处传来,不知名的鸟儿啾啾叫着从枝头掠过。乌拉草、油包草、三棱草的草根,经年累月淤积成一丛丛塔头,密布在森林附近的沼泽地上,似乎是飘拂在森林老人胸前的胡须。这里的每一束花、每一株草都以它们不同的形态生长着,形成了各自的小群落,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草木群落的荣枯兴衰。

千百年来,樟子松耸立在崇山峻岭之中,它们随着季节更替不停地变换自己的妆容。作为大兴安岭的生态晴雨表,它们呵护着怀中每一种生物的生活状态和自然节奏,也传递着大自然的喜怒哀乐、生命规律。

透过密密的松林,白云浮游万里晴空,长河环绕原始森林。莫尔道嘎的云影在山林间或快或慢地移动,明暗交影,变幻莫测。樟子松林的松香更浓了,含着成熟的韵味,沁人心脾。高大的樟子松与低矮的灌木、乔木构成亲密的群落,既相互竞争也相互依偎。满目苍翠的红豆坡,散发着红豆浓郁的芳香。褐茎绿叶、白花红果点缀在林间,平添了秋色的魅力。登临一目九岭,看雾海林涛,茫茫一片。雾气在低空凝聚,填满了山川沟壑。浓雾随着气流缓缓飘移,如波涛翻滚,如仙云漫舞。此时,山峦的浑厚和林海的恢宏在这里相遇,仿佛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万物修睦、和谐亲密的大家庭。

冬日的大兴安岭白雪皑皑,莫尔道嘎冰峰与雪岭银光闪耀。一望无际的樟子松林与清澈的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莫尔道嘎的冬季散发着冰清玉洁的原始魅力,推送出一幅天地壮美的冰雪画卷。风雪穿过万里林海的轰然巨响,雪球覆压樟子松林的傲然风骨,都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与伟力。

樟子松的一年四季都是美丽的,无论季节怎样变化,不变的是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份安宁。樟子松以平静的心态、不变的情怀,给每一个季节带来特有的妆容。樟子松林的冬天要比北方其他的地方来得早一些,金秋十月瓜果飘香的季节,莫尔道嘎却迎来了凛冽的天气,樟子松以它极强的适应能力,迅速地改变着颜色。那些浓郁的绿色,很快变得深沉,那些深深的墨绿色,藏进了岁月的风骨。

樟子松的禀赋

行走在大兴安岭绿色的海洋,在万顷碧波的海林中,樟子松以一种内敛之美,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更没有桃花的灼灼其华。它沉稳而不招摇,庄重而不轻浮。它有着松的高洁,牡丹的高贵,它用笔直的树干,诠释着生命的刚直不阿。轻轻用手抚摸那褶皱的肌肤,感悟岁月的沧桑。在尘世中,樟子松努力向上生长,无视电闪雷鸣,无视风霜雨雪。

它没有华丽的外表,一身墨绿包含了它全部的世界,雕塑般的身躯矗立在岁月轮回的季节里。它用宽阔的臂膀抵御风沙雨雪,它用坚毅的步伐将春天的美丽留给大地。在高高的山峰上它不卑不亢,在低低的河谷中它依然守卫,从不低头,即使被弯曲折断也不改本色。

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里,樟子松像哨兵一样挺立着腰杆。无论独踞于北风怒号的高山之巅,还是立于白雪皑皑、怪石嶙峋的危岩一隅,它都以不骄不躁、泰然自若的姿态,傲视漫天风雪,冷看朔风凛冽。气冲云霄,坚韧不拔。

“白首归来种万松,待看千尺舞霜风”,以暮年衰弱之躯,种下万棵松树,只为欣赏樟子松舞动霜风的豪情与潇洒,那是苏轼看淡云起云落的浪漫情怀。陈毅将军也曾感慨于松树不屈不挠的精神,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樟子松以不可抗拒的美笔直地站着。那一株株高大的乔木直入云霄,灰褐色的枝干包裹着岁月的年轮,稀疏的树冠上耸立着针尖似的叶子。我不知道它们走过了多少年轮,它们经历了太多的四季更迭、物种淘汰,至今,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于世。

冬日里的樟子松像一位满怀诗腹的气质君子,不与梅花斗风华,不与百合争风韵,恬适而朴素,峥嵘而劲峭。每一棵树都是一幅画,都是一道风景。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里,它依然绰约多姿、傲岸挺拔。它紧紧扎根在山岩之间,一旦生命诞生,便经久不息,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抵御寒冷。它用粗犷的线条,勾勒浓淡相宜、苍劲有力的气韵,它是画家笔下的丹青,是诗人笔下的力量。它用美好的心灵,长久的爱,赤子的情,锁住滚滚流沙,用永恒的翠绿包裹着山岭。

邮包里的童年

□何君华

旗里举行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那日苏校长领完奖回来,决定用奖金给我们订一份汉文刊物。

我们苏木唯一的邮递员哈萨乌拉叔叔的邮包里有一本厚厚的报刊征订目录,我们将书页翻得哗啦啦响,最终在目录上选择了排在最前面的一份儿童文学杂志。我们虽然没见过杂志长什么样儿,但心里却都很满意,也都很高兴,纷纷在心里盼望着早点读到杂志。

“下个月一号,你们就能看到杂志了。”哈萨乌拉叔叔信誓旦旦地对我们的说。

我们于是便开始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下个月一号的到来。可是一号到了,杂志却还没来。非但一号没来,二号也没来。乌拉草、三号也没来。

直到七号,杂志姗姗来迟。原来是邮递员哈萨乌拉搞错了,杂志每个月一号在北京出版,我们巴音诺尔嘎查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杂志出版后先用邮车运到自治区首府,然后运到盟里,再运到旗里,再运到苏木,最后才由哈萨乌拉叔叔骑着自行车送到我们嘎查小学。

杂志跋山涉水一路北上,在路上要耽搁好几天时间。哈萨乌拉叔叔这么一解释,我们就全都明白了,不再怪他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连忙从他手上抢过杂志读起来。

我们嘎查小学有30名学生,杂志却只有一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轮流阅读,每个人读一天,一个月正好能读完。

这新到的第一期杂志该从谁开始读起呢?我们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按照学号顺序阅读,也就是从一号呼日勒开始,然后按照这个顺序轮下去。轮到谁了,谁便可以“占有”杂志一天。

呼日勒高兴高采烈地拿到了崭新的杂志,我们都很羡慕他。

我的学号是八号,等轮到读杂志的时候,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杂志已经被前面7位同学读得“厚”了不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格外珍惜跟它在一起的仅有的一天时光。

一个月过去了,新的一期杂志来了,新的问题也来了。上一期杂志是从呼日勒开始读起的,那么这一期呢?不能还从呼日勒读起吧,那也太不公平了。

有人提议,这一期应该从二号同学开始读,再下一期便从三号开始。那日苏校长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便这么定了。

等所有同学都读完了,我们便把杂志归置到学校的图书馆里。说是图书馆,其实连图书馆都算不上,就是在教具室里专门辟出一角,搭了一个书架,这便是我们的图书馆了。

打从订阅杂志这天起,哈萨乌拉叔叔便成了我们最热切盼望见到的人了。每个月的七号或是八号,他便会从他那个军绿色的印有“人民邮电”几个大字的邮包里取出一本崭新的杂志来。

一个月的时间简直太难熬了。说起来,我们是从这一年的10月份开始订阅杂志的,而我的学号是八号,因此当轮到我又一个读新一期杂志时,便是第二年的5月了。我在心里早早地盼望着5月的到来,几乎

□宫凤华

清逸薄荷

薄荷,味辛性凉,栖居院落,低语心事。薄荷苍绿,可平息心底波澜,去除燥热;缕缕淡香,绵长久远。《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薄荷绿,神态中有着天然植物的清香、雅韵。芸娘本身就是一株娇小清逸的薄荷,眉梢眼角的温柔爱意,萦绕于沈复心头。

老家院落,春风吹拂,薄荷挨挨挤挤,推推搡搡,内敛娇羞,身着绿纱,碧绿清透。摘一片叶子入嘴,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不起眼,素净无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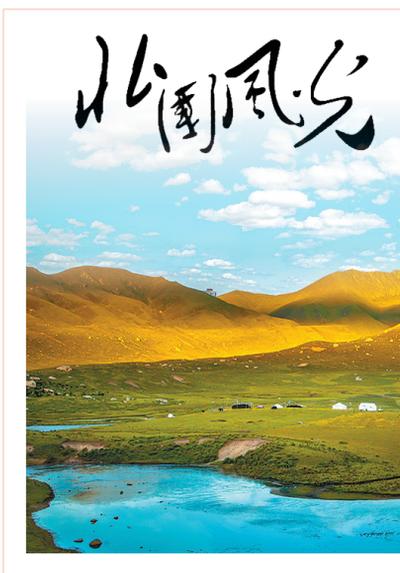
薄荷优雅娴静地长在墙角地头,绿叶互生,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里,香气薄凉如水。凉风轻轻掠过,鸟儿喳喳碎语,薄荷不为所动,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从容坦然。

薄荷清香,如帐幔后怀抱琵琶的女子,风韵流泻。薄荷香透,如江边沙滩,踩一脚就出水。我喜欢用食指和拇指并拢,掐下薄荷嫩叶,指间残留薄荷清香,闻着舒心,感到天地清静,岁月静美。

乡间巧妇面目清丽,衣着素净,能用薄荷制作出各种美味:薄荷茶、薄荷粥、薄荷饼、薄荷糕、薄荷糖。

采几片薄荷叶,洗净冲茶,茶香氤氲,有一股空山鸟语、牧童吹笛的旷远幽香。手摇蒲扇,斜躺藤椅,看叶片沉浮,随意荡漾。慢品细嚼,浮躁消遁。喝一口薄荷粥,最是暖心贴帖。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远了,清浅流年,这清香的薄荷茶、薄荷粥便是简单的幸福。

煮薄荷粥时,先把新嫩薄荷放入水中,用文火慢熬,直到薄荷汁液煎尽后,再用勺子捞出残渣,放入淘洗干净的绿



另一个花期(组诗)

□戈三同

是一天一天地掐着指头算日子。等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5月7号,天却毫无征兆地地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眼见雨势越来越大,那日苏校长便给我们提前放了学。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走了,只有我不情不愿地挪着步子——我还等着哈萨乌拉叔叔来给我送最新一期的杂志呢。

我不甘心撑着伞在嘎查路口等着。额吉说,下这么大的雨,邮递员是不会来的。我不管,我就要在路口等着哈萨乌拉叔叔。

额吉知道我的犟脾气,拗不过我,只好陪我在路口继续等着。天很快便黑了,就在我灰心丧气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知道,除了哈萨乌拉叔叔外,不会是别人。

哈萨乌拉叔叔浑身都湿透了,但他的军绿色邮包却没湿。原来,他将外套脱下罩在,罩在了邮包外面。

额吉说:“下这么大的雨,你还是准时来送报了。”哈萨乌拉叔叔说:“是啊,我知道孩子们等得急,就是下大雪今天我得把杂志送到。”说着他从邮包里取出杂志,递到我手上,我赶忙接了过来,生怕雨水将它打湿了。

额吉邀请哈萨乌拉叔叔去我们家吃晚饭,哈萨乌拉叔叔连连摆手:“我还有几份报刊和信件要送,还有几份苏木政府委托我捎给各个嘎查的文件今天要送到。”我看见哈萨乌拉叔叔的邮包里果然还有一叠《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和一些花花绿绿的信件,他重新用外套将邮包罩好,一抬脚,骑自行车蹬着铃走了。大雨可能是冲坏了哪里的电线杆,我们刚到家就发现停电了,我只好就着煤油灯读起了那本哈萨乌拉叔叔刚刚送来的杂志。夜里读到了几点,是什么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我都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们的读书时光,现在的你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我们整个嘎查小学30名学生像吃“流水席”一样,轮流阅读一本杂志。

很多年后,我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了,可那日苏校长已经不在。他如果还在的话,应该会很高兴吧,因为当年他就鼓励我们向杂志投稿。

那时,每当看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在杂志上发表作文,我们心里便羡慕不已。那日苏校长于是鼓励我们说:“你们也可以投稿呀!”说干就干,那日苏校长让我们将作文誊写清晰,一本正经地装进信封,让哈萨乌拉叔叔到邮局寄给杂志社编辑部。有了那日苏校长的鼓励,我们写起作文来便格外认真。

尽管我们的作文从来没被杂志社刊登过,但那日苏校长却在我们心底种下了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热爱文学并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写作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校长,教导我们既要学好蒙古语,也要学好汉语,这样才能走好人生的路。

那次我们回到巴音诺尔嘎查参加那日苏校长的葬礼时方得知,哈萨乌拉叔叔也不在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在送信的途中出了意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骑着军绿色自行车驰骋在我们苏木的几个嘎查之间,也看不到他从印有“人民邮电”几个大字的邮包里掏出一本杂志,慈爱地递到嘎查小学的孩子的手上了。这么想着,许多人抹起了眼泪。

说小小

说小小

豆和粳米继续烧煮。等到粥即将煮好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最后用猛火再次烧沸即可。熬粥时,锅内绿豆翻腾起舞,粒粒绵软,汤色鲜翠,清香弥散。

煮粥要先大火煮开,后小火慢煮。好粥放水,适量为宜,煮粥过程中膾水,水米分离,粥就淡而无味。煮好后揭开锅盖,豆香、米香夹杂着薄荷的清香扑面而来,把人淹没。薄荷粥甜而不腻,粥汤染上沁人心脾的绿,如浅滩新芽,令人食欲大增。乡野生活,继续温馨、雅致而有禅意。

徜徉小城街角,常见青桐树下有一女子叫卖薄荷糖,声音清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篮里的薄荷糖晶莹剔透,条纹清晰,包裹透明糖纸,如襁褓婴儿,粉嫩,静美。剥一块轻吮,薄荷香浸透肺腑,清爽滋味涌遍一股冲击力味蕾,令人想起寂寞小巷、檐角瓦松、石板青苔。夕光濡染,暮色欢悦,烟火生活,妙处难与君说。

薄荷糕,跟青团色泽相近,既清新爽口、提神开胃,又疏散风热、解郁理气。

瓷钵捣烂薄荷叶制好薄荷汁后,将糯米、粳米掺和,静置至米粒发酥,磨成细粉,盛入瓷盆中,加冰糖、蜂蜜、薄荷汁,搅拌均匀,上锅蒸熟。也可用模子把生糕坯子上锅蒸,蒸出来的薄荷糕精致养眼。出锅的薄荷糕色泽淡雅,若碧玉雕成。轻咬一口,沁凉之感从舌尖上弥漫开来,味蕾陷入鲜美沼泽中。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就像一杯薄荷茶一碗薄荷粥,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嚼、慢慢地呷,与凡尘两不相碍,于清淡中品出原味,恪守本真,不亦快哉。熨热夏日,有薄荷相伴,人被拉出尘俗,人和薄荷俱绿,温馨清凉,安稳恬静,时光充满诗意,市井生活绵软悠长。

□戈三同

阳台

年老后
父亲喜欢在阳台上
一坐一整天
过去阳台养鸽子
后来养花
现在养一个老去的生命

当鸽哨在一个晚秋
如掉落的花叶
消失在他持久张望的尽头

这盈尺之地
或许就是他凭想象重构的
喂养他的故乡

每一天阳光挤进窗户
他缓缓地
暖暖地坐进去
如坐进春光无限的辽阔里

花期

妻给儿子
买来两盆绿萝
与一盆高大
但略显孤单的风尾竹
摆放一起。她说:
“花之间有陪伴,颜色会变好看的。”

每一次一家三口,从地北天南
久别后聚在一起
日子像从花的根部
洗了一次水
它形成的小气候
足以让,几个花期将谢的人
又扛起另一个花期

每一次出远门,我习惯伸手接过
灯光下,叠进妻子手温
又熨平无数折痕的那件风衣

当有风吹来,衣袂摆动
那一刻,对于远在异乡
孤单的我来说
拥抱我的,仿佛不是抖落的皂香,是故乡
拥抱我的,仿佛不是抖落的皂香,是故乡

拥抱

每天三次,给母亲点下
珍珠明目养眼液。这一天
她眼里的世界是亮堂的
她的内心也是

这美好的一天
风清、日丽、鸟声欢鸣

母亲

而我却突然忧伤起来
我突然觉得,这理所当然的一天
这万物众生,享有的一天

对于母亲,却暗淡如雾
却需要一点一滴
拨开遮蔽,才能看见她

蝴蝶

草坪上,一只白蝴蝶
在上下来回翻飞。草坪不大
花草簇拥。它用飞
无数次,折返飞过的路径

或许它深知时光的虚幻和短暂
它要一寸一寸折叠起
将逝的时辰。它要把有限的风光
在体内铺出另一个夏日

重塑

草坪上,一只回首的梅花鹿
是大理石雕刻的
它姿势轻盈,很美
它眼里透出一丝惊恐
仿佛是谁,暗中让它
腾空的前蹄,一直不敢落

偶尔来此小坐,一位安静的老石匠
凝神,沉思。没人知道
这是后来,他用跪扶
重塑了,年轻
一道采石深谷
那个破碎的黄昏

陪伴

我出差在外,赶上中秋
儿子怕我没人陪
寂寞,语音发问问候

那时,天色已晚,月光很好
我小酌的桌对面
一把座椅,一直空着

我告诉远方的儿子
“你常常陪我唠嗑,坐过的地方
今夜,坐着月亮。”

星诗空